



周家琛 唐陈鹏

价值观视域下的经学史巨著

姜广辉先生积十余年之功精心撰写的《中国经学史》(四卷本),近日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了。该书是学界首部从价值观的视域对两千余年的经学形成、发展与演变历程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经学史著作,堪称中国当代经学史研究中的典范之作。

姜广辉先生是著名的思想史家、经学史家。他师承侯外庐、邱汉生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姜广辉先生出版有《颜李学派》《理学与中国文化》《走出理学》《义理与考据》《易经讲演录》《中国文化的根与魂》等著作十余种,由他主编的《中国经学史》先后获得了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和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中国经学史》(四卷本),是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之一。全书分为先秦、汉唐、宋明、清代四编,共计约120余万字。其中《先秦编》,主要讲述经学的形成史,包括介绍经的定义与内涵、阐述各经的文本组成与主旨大义、探析经学酝酿和形成的历史背景等内容。《汉唐编》《宋明编》《清代编》,主要论述经学的流变史,力求呈现出经学发展、演变的基本图景,以及解释这种发展、演变背后的社会与思想原因。

民国以来的经学史著作或失之于笼统简略,或失之于臆断琐碎,或因缺乏经学本身的问题意识而不得精要。相较而言,本书展现出

了“体大思精”的特点。一方面,作者用四大编、六十章共百余万字的规模,细致梳理了从先秦到晚清两千余年的经学及其文本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脉络,其视野之广、论述之详、钻研之深,世所罕见,诚可谓“体大”也。另一方面,作者在进行具体的章节写作时,不仅牢牢把握住了经学史中的典型人物、典型著作与典型问题,注重对文本传承的分析,理清了经学发展、演变的主要方向、关键节点及其背后的社会与思想原因,还多有对前人误解或忽略的问题进行阐释决疑、破译谜团的学术创新和突破,实可见其“思精”矣。同时,作者平时擅长诗词歌赋写作,遣词造句讲究分寸,文字明正洗练,晓畅通达,这也使得整部著作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达于“炉火纯青”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书中,作者一直秉持着其率先提出的中国文化的“根”与“魂”理论,即“中华文化的‘根’就是‘六经’,‘六经’所承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华文化的‘魂’”。‘六经’去,则学无‘根’;学无‘根’,则国无‘魂’。作者引用司马迁之语,指出儒家大小义理有千百之多,但关于核心价值观的主要义理不过十数条,两者的关系犹如无数小河汇入几条大江大河,最后朝宗归海。古往今来,先贤们孜孜不倦地注解儒家经典的大小义理,就是为了论证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遗憾的是,他们始终没有写出一部对经学的精神传承进行系统论述的学术专著。本书的完成,既可以弥补历史遗憾,也标志着中国经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已臻于完全成熟的阶段。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中国经学史》(四卷本),是姜广辉教授中国思想史研究设计中设计好了的一步。自西方哲学概念传入中国以来,学者们讲述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通常按照西方哲学的范式,将散见于中华典籍的、契合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的材料搜集、剪裁、组织起来,加以论述,而这种以西方哲学范式编纂中国思想史的做法,则缺少了本土性与中国特色。在作者看来,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经学史——经学史——哲学史(或思想史)。我们要摆脱西方哲学范式的桎梏,开创出具有

中国特色的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路径,便需要对中华典籍有真切的理解。而这部《中国经学史》,便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学术范式之中国思想史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责任”,姜广辉先生曾这样说。他的新著《中国经学史》(四卷本)的出版,不仅对当下的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来说,也有着显著的意义。

《《中国经学史》四卷本,姜广辉 著,岳麓书社出版》



以坚「抉」之勇「择」持久之爱

吴牧东

有人说:“抉择,是勇敢的试金石”。解玺璋先生的力作《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集中描摹了明末清初、清末民初两个阶段,李贽、黄宗羲、严复、徐世昌等人物的生与死、进与退、生前事与身后名。

这一串璀璨的名字背后,既有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有士人的铮铮风骨。解玺璋先生写的这些人,都生活在历史列车急速转弯的时代,给人们心理造成强烈的震撼和冲击。而文人、士子是尤为敏感的群体,他们的反应自然比常人更加丰富和复杂。作者对笔下的人物,抱以“同情之理解”,以理性和温情之笔,写出了历史和人性的复杂。

时代的风雨袭来时,抉择就是直面命运。这可能是一场离别的盛宴,也可能是一条绝处逢生的道路。而我则认为,抉择的魅力在于勇敢选择荆棘之路,在它满身鲜血中期待一场苦尽甘来。虽然它危险、困难、黑暗,但它的结果却总能让人为之奋斗。

以坚「抉」之勇,「择」持久之爱。回想那些抗疫英雄,他们的背影与白衣仍回荡在心中;那些英勇的逆行者,每次在火场的无畏冲锋亦浮现于脑海;边疆战场上,戍边战士们嘹亮的军歌依旧在耳边回响。

更多的普通人,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初心,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且看“燃灯校长”张桂梅,义无反顾加入到山村教育的队伍中。在帮助20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走进校园后,她收获的不是荆棘和伤痕,而是大爱无私所铺陈的快乐与喜悦。

抉择,本就是一场战斗,也是一份坚韧持久的爱。无数个平凡的“你我”,用抉择的勇气开辟出了向前发展的道路,成就了极不平凡的“我们”。吾辈青年,当勇敢面对每一次抉择,用尽全力,勇敢“人世”。在当下的学习生活中,我们更应该以无畏之心、认真选择,以赤诚之心,完成任务,共同沉浸在万物复苏的春天里。

书里书外

从理解和爱中获得一种批评的尺度

——《湘西文艺汇评》印象

刘泰然

欧阳文章的《湘西文艺汇评》收录了几十篇有关湘西文学、绘画、书法的评论,是他十多年来持续、专注、深入观察和思考当代湘西文艺创作所取得的成果。

这部评论集对20位作家、15位画家和5位书法家进行了专题性的评论,大致呈现了湘西当代文艺创作的整体成就与精神风貌。这些评论既把握住了每一位艺术家的独特性,每一篇文章都有它的针对性。同时,所有文章又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整体,体现了一种共通的文化关切和思想脉络。

欧阳文章的文艺评论和其他很多批评家的评论不像散文,它是不允许主观情感的表达的,它需要的是持论公允,辨析深刻,指陈犀利。《湘西文艺汇评》中的文章不乏这些特征,但在这种理性客观的背后却不难见出一种真正的大爱所起的支撑作用。没有对湘西文化的一往情深,没有对理想生活的真诚憧憬,这部集子中的文章是写不出来的。

我一直相信好的文艺评论是无法光靠理性(批评方法和技巧)来达到一种深度的,如果这种理性没有与感受力和爱的能力结合起来的话。正是在这一点上,《湘西文艺汇评》表现出一种很好的结合。评论集中的文章朴素、诚恳,不搬弄概念,表现出对文学和艺术的良好感受力。欧阳文章自

书香闲情

郭光文

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诗词歌赋中,清欢一直是个不可多得的高频词。从黄庭坚的“舞裙歌板尽清欢”、苏东坡的“人间有味是清欢”,到王禹偁的“影侵棋局助清欢”……举不胜举。

清欢之所以为黎民百姓和文人墨客青睐,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超出了本义,成为人们认知和行动中,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一种超凡脱俗的高雅情趣,一种返璞归真的人生境界。

清欢是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它倡导人们把日子过得简单、朴素和安闲、自由,在散逸生活中寻求快乐。

春秋时期孔子的得意门徒颜回,堪称这种生活方式的典范。他“一簞饭,一瓢水,住在简朴的小巷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清贫穷苦的日子,他却甘之如飴,乐此不疲,坚持孜孜不倦地学习,由此赢得了孔子“贤哉,回也”的赞美。

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人们的物质需要有了更多形式的渴望,人们的精神享受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熙熙攘攘的世界,人心浮躁,欲念膨胀。这就要求大家及时清理思绪,莫让内心狂躁的意念迷失心智,从而使自己的心真正淡起来。

花淡故雅,水淡故真,人淡故纯,做人

己就创作和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他对绘画和书法也有着强烈的兴趣,这使得他集子中的大部分评论文章都体现出一种真正的行家手里才能做出的对艺术得失的精准判断。而且文章的评论并不仅仅着眼于作品本身,而总是由作品通向作品背后那个人,这种知人论世的评论方式在今天看来并不时尚,但却更体现文章的某种更深沉的旨趣,即他关注的始终是人的世界。所以评论集中的很多评论才显得妥帖和到位,并具有某种艺术理解和人文的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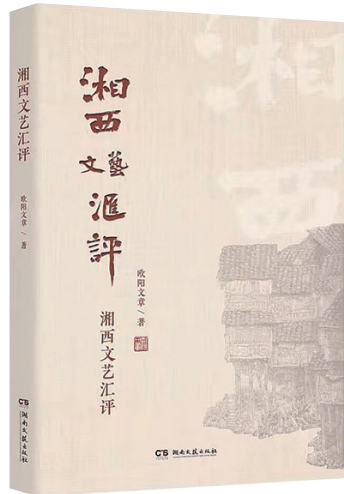
欧阳文章和我一样都是湘中人,但却在湘西求学、工作和生活,他自认为湘西的奇山异水和野性文化更切合他的“调性”,他完全认同了湘西文化,把自己当成了真正的湘西人。但文章对湘西文化与湘西文艺的热爱并未使他失去权衡的标准,相反他身上很好地兼容了体验与理解、内部和外部两种不同的视角,他在评价湘西文艺时建立了一个更大的文化参照系。

这个参照系一方面是纵向的,他把湘西当代文艺的创作放到从湘西远古巫傩文化、楚骚传统,以及沈从文、黄永玉所建构形成的悠久与经典的历史谱系中加以定位,探讨当代创作与既有文化传统之间的延续与新变,建立起“源流”“高峰”“浪潮”“薪火”这一湘西文学史叙事脉络。这种纵向坐标使得他对每一个作家、艺术家的评论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彰显一种更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更深的文化关切。

另一方面,这个参照系是横向的,他有意识地在当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总体语境中定位和分析湘西文艺的得失及其可

能性,通过莫言、贾平凹、马尔克斯等文学大家的创作来反观湘西文学。不是为了贬抑当代湘西文艺而建构这种更大的参照系,而是想要催生和激发湘西文艺发展的最大潜能才有意从这一参照系出发去观照和省思。他在对黄摩崖、罗非等作家的评论中,反复重申如何在更高的维度来书写湘西,如何透过表面的自然物象来追溯其深掩的深层历史文化内涵,如何站在美学、哲学、人类学的高度,讲述湘西“如何”“为什么”美丽、神秘,其价值何在。

欧阳文章评论中的这种饱满的热情总令我感动,这些文章内在一贯的关怀带来一种整体的精气神,也远比那些毫无关切的就事论事之作更具精神和情感的温度。《《湘西文艺汇评》,欧阳文章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繁华三千,至味清欢

需淡,淡而久香。一些人遇到具体问题,总是淡不下来,凡事都要争个“面红耳赤”或闹个“鱼死网破”。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心胸开阔一点,争不起来;得失看轻一点,争不起来;功利心淡一点,争不起来。如果你要享受清欢,唯一的方法是守在自己的天地里,洗涤自己的心灵。因为在我们拥有愈多的物质世界时,我们清谈的欢愉就会日渐失去。

清欢是一种超凡脱俗的高雅情趣。一个人是否甘于清欢,其显著标志就是看他的情趣是否高雅。

高雅的情趣,追求的是远离喧嚣的宁静。唐代诗人王维有一首被世人誉为“最孤独的诗”《竹里馆》,其中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晚年的王维纵情山水,并且喜欢一个人出行。这一天他来到竹里馆,抚琴而歌,从白天弹到晚上,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只有明月来照耀他。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孤独是悲伤的,但对视清欢如痴如醉的王维来说,此类“孤独”却是快乐而又美好的。因为,时间由自己掌握,随心所欲,没有约束。

高雅的情趣,陶醉的是精神世界的愉悦。读书时的清欢应称之为这方面的最好注解。“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读书。”此话深得鲁迅先生赏识,被其作为对联木刻在三味书屋的门框上。宋末元初教

育家翁森情趣高雅,终身以书为友,一年四季乐在其中。他在《四时读书乐》中写道:春天“读书之乐乐如何,绿荫窗前草不除”;夏天“读书之乐乐无穷,琴瑟一曲来熏风”;秋天“读书之乐陶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冬天“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带着这种高雅的情趣读书,就会使自己永远保持一种清欢的心态。

清欢是一种返璞归真的人生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欢代表了一种人生理想和一种人生境界。人生在世,往往绚烂之后无归于平淡。这说明清欢的档次与层级品位是高于绚烂与热烈境界的。一个人从天真无邪的幼年,到风华正茂的青年,再到壮志凌云的中年,但最终却都要走向淡泊静雅的老年。可以说,把清欢称之为人生的返璞归真是非常恰切的。

清欢似梅花,它本看的是“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低调。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个真正懂得人间至味是清欢的人,悉知天地之大,通晓人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见之先,不为苦而悲,不因受宠而欢,他们在器烦尘世中自尊自重自立而不卑不畏不谄不媚,以从容淡定的心境、轻松愉快的脚步、神思远游的纵情、闲适无拘的随意和与世无争的恬淡,在人间留下了清欢的足迹。

世间繁华三千,不如一隅清欢。

有所得

余三定

塑造出性格鲜活的母亲形象

评长篇小说《青蒿·母亲》

胡铮良的长篇小说《青蒿·母亲》,通过描写一位母亲坎坷的大半生经历,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虽备受磨难但仍执着、有韧性、充满爱心的母亲形象。这位母亲富有生动的个性,又有广泛的代表性、概括性,我们透过这位母亲的坎坷人生经历,可以窥见到上个世纪中后期至本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生动状貌和变迁发展的历史。

《青蒿·母亲》中的母亲兰妮,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中国母亲形象。首先,兰妮经历了许多苦难。兰妮出生时她的母亲因难产而死,不久其父亲也被日本鬼子打死。兰妮成了孤儿,完全靠自己年老的外婆带养,吃着米糊长大。后来兰妮又被大舅外公和大舅外婆瞒着老外婆送给别人做养女,幸好被老外婆带回了;继而她又被送到姨外婆家做养女,又跑回了老外婆身边。这就是幼小的母亲兰妮的苦难经历。

稍长大一点后兰妮就开始为家里挑水、砍柴,劳碌奔波,后来又遭遇毒蛇咬伤,经多方救治方愈。母亲16岁那年就与离婚、有一小孩、又比自己很大的王之伦结婚。婚后虽然丈夫对她很好,但一直家境贫寒,生活艰难。只是母亲从无怨言。历经苦难,但又不怕苦难,执着生存,这是这位母亲留给我们的最深刻印象。

善良、仁慈,对人充满真诚的爱心,这是这位母亲的另一个侧面。母亲对老外婆、对几个舅外公和舅外婆,对自己的公公婆婆,对丈夫等都充满真情和爱意。对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女儿顺儿,虽然开始有些接受不了,但接受下来后,就对顺儿充满了真正的母爱,正如作品所写的:“两母女还真合得来,开开心心地过日子。”对于自己所生的三个儿女,母亲则无私奉献,倾心培养。

明事理,有意志,有毅力,是母亲性格的第三个侧面。大舅外婆原来的丈夫是跑到台湾去了的国民党军人,上世纪50年代,大舅外婆将一些情况告诉了母亲,但要母亲保密,母亲就一直守口如瓶。后来,大舅外婆在政治运动中被抓去活活打死。大舅外婆为了不因自己影响亲人,临死前嘱托母亲和父亲,不要将她的情况告知众人,母亲一直守口如瓶,直到几十年过去进入新时期后,才选择机会将真相告知了大舅外婆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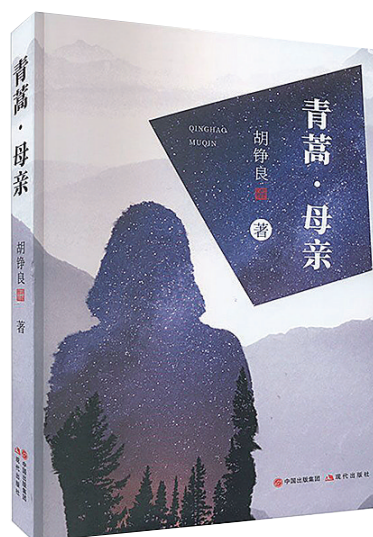
作品中除了母亲的形象塑造得颇为成功外,其他众多人物形象也都富有性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青蒿·母亲》描写的历史跨度有近四分之三个世纪,横跨中国的现代和当代,从作品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变化发展的鲜活图景和生动画卷。如一九四二年刚过完春节,日本兵进了洋溪村抓壮丁。外公本来是躲掉了的,但又鬼使神差地来到了镇上的赌场,结果被日本兵抓走了。没过几天,有人发现外公被日本兵枪毙在岭坡边上。时势的艰难,日军的残暴,生活的严峻,都在这里显示了,我们由此“一斑”窥见了抗日战争的“全豹”。

从艺术描写的角度看,《青蒿·母亲》很注重故事的生动性,作品在故事描写中塑造出了鲜活的人物性格,生动的故事描写也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如作品开头第一章“神奇小女婴”,写外婆因过度劳累而致早产,先生下来一个男孩,夭折了;后又生下来一个女孩(就是母亲),虽然活下来了,但外婆却因此丧命。这个过程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读者情不自禁地会为人物的命运而担忧、而感叹、而悲伤。

作品的景物描写也很为清新、简洁、精彩。第十二章写母亲在参加欢送满舅外公参军去抗美援朝后,有这样一段描写:“十月,丝涪河岸的柳絮早已有些枯黄,水流失发出阵阵呜咽。母亲泪已决堤,心完全沉落,好像已经完全被掏空。但望着欢送抗美援朝士兵的如潮人流,母亲觉得那次送满舅外公参加解放战争的情景和现在是惊人的相似。”人物的情境和环境完全融为一体,情与景有机交融。

《《青蒿·母亲》,胡铮良 著,现代出版社出版》



悦读

